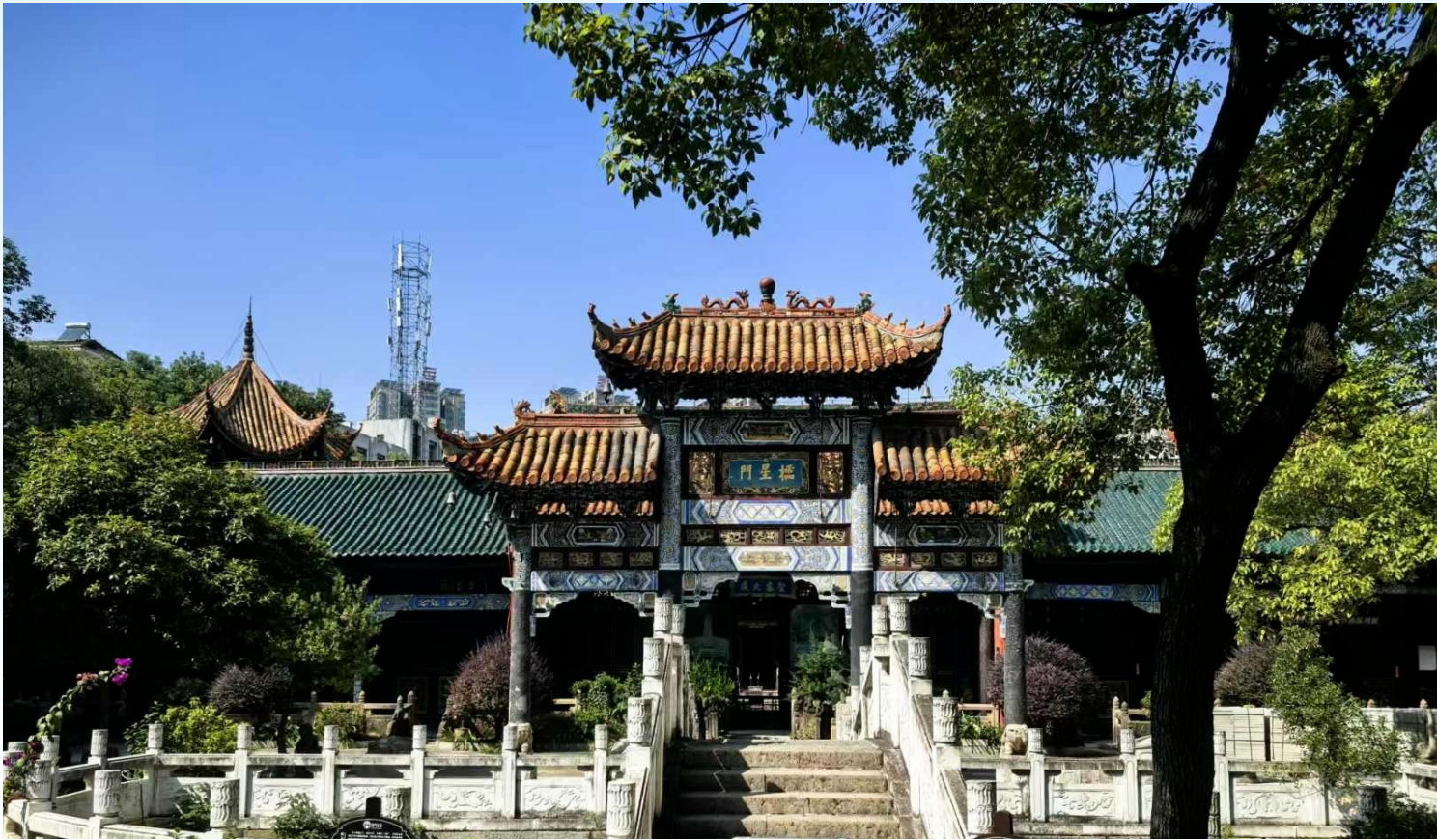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介

石门文庙位于常德市石门县，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文庙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迁至现址，现存文庙为清乾隆年间重建，建筑按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，分三进，由南而北分别为照壁、泮池、棂星门、大成门、大成殿、崇圣祠、尊经阁、礼（乐）器库及东西两庑。现泮池、大成殿及鼓楼为清代原物。



石门文庙棂星门。

通讯员 摄

点墨成瀚如文庙

龙跃

冬天的早晨，雾霭轻薄，遮不住东升的太阳，气温刚好。阳光下，城里的马路和高楼层次分明，建筑物玻璃上活泼地闪射光线，远行人急不可待地向往着目的地。城里的阳光和乡下的阳光变换间，一路向西的高铁，把我带进闹市中心的石门文庙。

石门县城楚江镇的车站路，繁华的老城火车站旁，文庙掩藏在临街参天古树丛里，宽阔的马路从门前穿过。文庙是石门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，始建于宋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此后移址，经历代扩建建成如今规模。

正门开启，我迫不及待准备率先进入，志愿担任讲解员的石门博物馆老馆长一声“慢着”，我只得收回抬起的脚。老馆长说，文庙是讲周礼的地方，先迈左脚，左进右出是最起码的礼仪。我们按捺急切心情，在前坪听老馆长讲解进门礼仪。这才端详文庙大门上“开九州教化之先河，启四海文明于后时”的对联，两边有一对古色石狮，给文庙平添了庄重和严肃。

听毕，我们虔诚地轻移脚步，走进单檐歇山顶头门，来到文庙院里。文庙坐北朝南，呈南北中辅线对称布局，树木掩映，黄瓦红墙，庭院里建筑错落，新旧互补，地面用麻石铺就，居中有半月形泮池。泮是古代天子诸侯举行宴会或作为学宫的宫殿，学校前面的水池叫泮，后来把人入校也叫入泮，曲阜孔庙，南京夫子庙等所有文庙里都有泮池。池上有加装护栏的小石桥，桥栏阳雕文房四宝，暗刻八仙图案，称“状元桥”，石门文庙的状元桥单拱，跨度10米，形如元宝，泮池状元桥两侧有道贯古今楼。经过状元桥两端的踏步、抱鼓，便是与泮池相映生辉的棂星门。泮池、石桥、门楼勾连互通，间植古树，相映成趣，共生肃穆。庭院两侧有钟鼓楼对峙并立，

百米相距，一阵微风轻拂，飘零的黄叶在院中合着钟鼓楼里晨钟暮鼓的遗响，圆舞般飞旋挪移。阳光普照的院里，说不定哪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或是缝隙里还珍藏着挥之不去的历史。我们不敢惊扰，不敢移步，连说话都变得窃窃起来。让古今一贯的风，飘散着落叶。第一进四合院由大成门、左边的文官厅、名宦祠、东碑廊，右边的武官厅、乡贤祠、西碑廊，和棂星门构成。棂星即是文曲星，牌楼四柱三门三楼，高8.7米，主楼明间七彩斗拱五攒，次楼七彩斗拱三攒，正间、次间大小额枋两面都有二龙戏珠，五龙捧圣，双龙朝阳镂空木雕。大成门，名取“孔子谓集大成也者”之意，又称戟门，砖木结构，单檐硬山顶。山墙两端泥塑人物山水、飞禽走兽，正脊两端有鸱吻，中置宝瓶，盖黄色琉璃瓦，面阔三间，有联两副，其一：文章警世春秋笔，道德治民族魂。其二：道德芬芳沁四海，文章经纬耀千秋。

据老馆长说，文庙平时只开大成门东西二侧门，中门要待当地人中了状元祀奉孔子时方能开启。可惜明代以来，澧州无一人中状元，因此中门始终没打开过。但如今石门文庙的大成门常年中门大开，莘莘学子和广大游客都可堂堂正正穿过大成门中门去拜祭孔子。大成门进深12.4米，内顶饰草龙彩绘。穿过大成门，来到第二进四合院。由大成殿、大成殿前左边东庑、钟楼，右边西庑、鼓楼，加上大成门后墙构成第二个四合院。比第一个更幽静、古朴。大成殿是文庙主体建筑，重檐歇山顶，黄色琉璃瓦，飞檐高翘，面阔五间。大成殿前有石砌月台，安放由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博士捐赠的高3.4米的孔子铜像。

初冬的阳光不火不辣，枝叶间，红亮的阳光投射到院里，分不清是秦汉还是今时

的那束光，把庭院和古香铜色的圣人通体照射得泛光。我们伫立在孔圣人袍下，欲行礼拜时，龙馆长说拜谒圣人也有文庙的规矩，他静立片刻，开始给我们示范，只见他正立圣像前双手合十，俯身打恭，然后伸出双手，分开手掌呈捧状收于胸前，一拜再拜三拜即为礼成。这种庄重的礼拜，我们有种接受洗礼般的重生感，朝拜时骨架都变得酥文起来。

大成门后墙有对联“钟鼓鸣朝暮朝重暮复过眼烟云知多少，仁义贯古今古往今来铭心夫子有几人”使文庙的文气变得昂扬厚重。正厅左右各有一间大房间，应该是初时的讲堂，右侧房里桌椅板凳齐全，左侧开辟成陈振亚烈士纪念馆。陈振亚，石门磨市龙岗人，早年曾就读于石门文庙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，毛岸青妻邵华将军的生父。当时，陈振亚与王尔琢、郑洞国被誉为“商溪三杰”，1939年8月陈振亚转道新疆到苏联治伤，被盛世才暗杀，年仅38岁。我们一行人在纪念馆里边走边看，我豁然开朗了，文庙里开辟烈士纪念馆是否妥当的疑虑打消了，石门人给文脉注入了血绿的要素。

物像静默，文庙不语。临别离时，老馆长用几乎恳求的语气，请我们去看后院。他略带遗憾地告诉我们，后院没有什么，就是一片荒地，和荒地底层里被埋没的古建筑遗迹，还有正在移植的老树。原来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石门文庙经历了劫难，被冠上“封资修”遭人为的破坏，建筑受损，砖瓦条石等被当地居民随意拆除，挪作家用，院里房屋大多分配给政府机关作为办公用房。龙馆长指着新修的围墙圈出的荒地说，这里原本是崇圣祠和尊经阁三进两栋的，早年连地基都划拨给了别的单位，石门文庙一度被肢解

得七零八落。老馆长从开始工作起，就在石门与文庙打交道。他从事文保工作几十年，一生执着地寻访和收集文庙散落在民间的文物，常德、长沙和北京跑了多少个来回，他自己没有数；寻访当事人上千，甚至还摔断过肋骨。如今虽然退休，但后院地基终于被文庙收回，他有生之年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后院恢复崇圣祠和尊经阁。老馆长走到后院边沿，用手扒开新泥，指着露出的地基，动情地告诉我们，挖出并被鉴定是当年的地基时，他总算放心，有了指望。对石门文庙的保护和恢复原样，没有报酬，他也愿干到动不了的那一天。

我们参观结束后，老馆长请我们到他在文庙暂住的房间里稍事休息。原来他早喊来自己的老伴，给我们摆上了石门柑橘，泡好了石门银峰，两老一个劲地要我们吃喝，“你们来了，老头子才舍得拿出来招待的。”他的老伴说得真诚，我们也享受起石门的特产来。老馆长玩魔术似的端来一盆盆水，摆在茶几上，问大家，“这可看成浩瀚的海吗？”我们齐声说：“能”，他又拿出一管老式水笔说：“我手里拿的算是文庙了”，对着水面，老馆长滴下一滴，顿时，墨渗透了全部水面。老馆长眼里带着泪笑着，表情只有欣慰，他边送我们边说：“是遍布各地的文庙、书院、学堂，成就了中华文化如海般浩瀚，我们只有发扬光大，没有理由不保护。”

从栅道出来时，门卫拿留言簿让我留言，我翻看了一下，湖南湖北的，北京上海的，深圳港澳的……全国各地还有欧洲美国的都来过。石门文庙没有秦淮河上南京夫子庙的精美，没有曲阜孔庙的位尊。但历史的天空里，石门文庙和遍布各地的文庙一起，中华文化才点墨成瀚。于是在簿上，恭敬签下了“点墨成瀚如文庙”。

们在逃离什么？为何哭泣、愤怒？不管是叛逆的莉拉，还是乖巧的埃莱娜，都未能幸免于“猎者”的管束、规训、惩治。她们彼此喜欢、互相吸引，以不同方式对抗现实。图书馆、阅读在这里面成为一个巨大的信号，它就像一个拥有超凡学识的高人带给她们思想上的觉醒、辨识与选择能力。这两个女孩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；知道是谁对你好，什么是你要反抗与抵制的，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它需要启迪、引领。诚然，我以为，莉拉和埃莱娜这对性格迥异的女孩，是作者独到而珍贵的看见：无论你以什么形象出现，丑的，还是美的；叛逆的，还是规训的，都不受待见，只有成为自己，才能真正属于自己，才能逃脱“猎物”的命运。

1983年，奥地利作家埃尔夫丽德耶·利内克在自传背景下创作了《钢琴教师》，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：在所有提出的疑问的框架之中，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，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。

反思我自己的小说创作，《空巢婚姻》与《棘花》，以及正在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，是否也探讨了“猎者”带给女性的另一种伤痛？或许，暴力、规训、惩治的施加者并非仅限于男性，女性自身也可能成为这些行为的主体。如此说来，从“女性视角”出发的文学，应致力于无性别区分的“猎者”的批判与审视。这正是我作为女性作家，在塑造人物形象与构建故事时所追求的。这也将是我余生为之努力的方向。

陇中遇到左宗棠

刘诚龙

到得甘肃通渭，看到马路边一棵棵柳树，绿丝绦在微风中漫荡秋千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柳树与雨水，曾在我心头构筑了唯一联系；柳都是水边生长。这个一年都难得下一场雨的黄土高原，遇见柳树，与我想象太不切合。

站在一棵柳树下，迎面看到一位大嫂荷锄走来。认麦为韭，认鱼为鲁，也是常有的事；“大嫂，这是什么树？”大嫂见我如见外星人，我读其眼神，好像我不辨菽麦，缺乏常识。“左公柳啊。”她说。

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南子弟满天山，新栽杨柳三千尺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左公柳是种在天山脚下、新疆大地的，如何又在黄土高坡？左公率数万湖南子弟万里征战，是从定西跃进新疆的。

我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一百多年前的先辈湘贤。遇到方式甚是特别，遇到一棵柳树，就是遇到一个老乡。左公名字，以一棵树的枝枝叶叶为笔画，写在黄土高原大地上。这里每一棵柳树，都叫左宗棠，简称左公柳。从定西到新疆，三千里路，亿万棵柳树，都叫左公柳。一身化作千百亿，普为众生作依怙。三千里江山，我们遇见每一棵柳树，都是与左宗棠迎面相逢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

我遇到的这位大嫂，是地地道道的西北农民。她不是学者，不是作家，唯其普通，才见左公在这块土地上的深入。作家与学者知道左宗棠，不值得惊讶，西北一个农妇，脱口而出左公柳，让我惊喜。男女童叟，皆呼左公柳，左宗棠名字种植在黄土高原，根系多发达，根底多深入。左宗棠以一棵树的形式，扎根在大西北的深厚土地上；左宗棠以一种日常事物的形式，生长在大西北人民的心上。天上一颗星，是某某某；地上一棵柳，是左宗棠，这是与天地同久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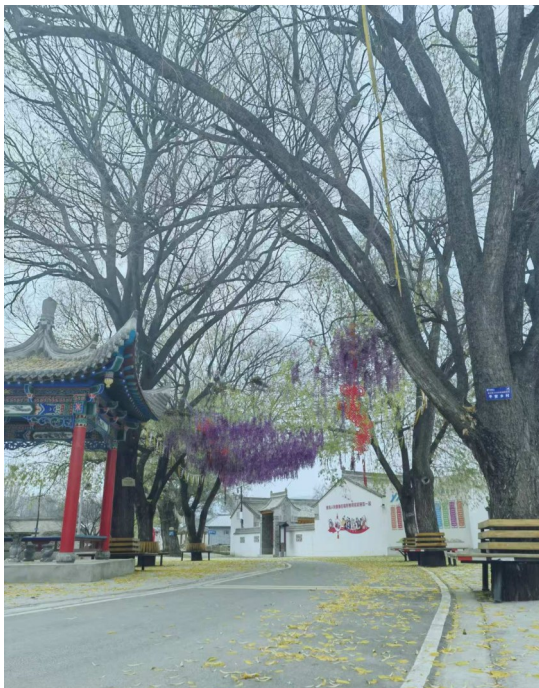
左宗棠干通渭，只是路过，不太驻足。左公曾任陕甘总督，任期不太长，其主要职责与精力是收复新疆。但军事倥偬，不忘民生，叫战士们一肩挑枪，一肩挑树，数万湖湘子弟捐数万棵柳树，以枪为锄，挖坑种树。三千里柳树，更行更远，左公名字生机勃勃地生长在这里。

我在通渭所见的一棵棵柳树，身不高，比我只高一个头，杆不粗，只是一只胳膊粗。这不是左公手植，是西北人自植。但只要是柳树，左公之后，都叫左公柳。由通渭转临洮县，我去了一个叫岳麓山的地方。对，是岳麓山，与左公湖南故里一字不差的岳麓山。那里树林阴翳，文气鼎盛，景区进门，一棵高大威猛的柳树，迥然屹立，主干宏大，一个人抱不住，枝干黑褐，一身沧桑，枝叶阔展，可荫半个操场，是一棵有着厚重历史的古树了。古树上赫然挂了一块匾，匾上赫然写着三个字：左公柳。这就是左公亲植的。左公见了岳麓山，一定无比亲切，这里就是他故乡。

我没想到，西北大地，左公元素是那么多。去首阳山，瞻仰伯夷叔齐。城头变幻，朝代更易，这哥俩誓死要做南国遗民，打死也不立身周朝，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。本来去拜这哥俩，不意又遇到了左宗棠。首阳山上薇菜满山，树木森然。一个小祠堂上，猛然见“左宗棠”，祠庙名“清圣祠”，祠名正是左公亲书，左公遗墨，此处甚多。正殿西侧，留有“左宗棠首阳山宜祀清圣辨碑”，碑有24行，每行50字；旁边亦有左公笔书“百世之师”。左公日理万机，抽出时间来首阳山，是来吸取精神力量的吧。伯益叔齐，在首阳山上写了三千年后犹清亮发光的一个字：忠。左公哪怕死在万里之外，也要拼死收复新疆，他写的，跟百世之师写的，都是一个硕大的忠字。

左公书法，与曾国藩很不一样的。曾公是多正楷，左公多行草，左公书法是，狂风吹笔画，笔画犹屹然。文如其人，字如其人，验之左公，真确不假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左公题匾作联，他落款别具风貌，“宗棠”两字小，“左”字都用夸张修辞，写得硕大。《求是》杂志原编辑李下公告诉我：“左”字笔画少，所以要大写，如此，才有整体观。而我第一感知是：左公自信。左公自信满满，他写自己名字，豪气冲天，比武松壁上留名，更多八九分壮气，左公是带着这股壮气猎猎出征的，左公是自信的，左公是豪迈的，左公一直自诩诸葛亮，逢人曰“今亮”。现在看来，这不是自傲，收复百六十万国土之功，想要要高于诸葛亮偏安西蜀之助。

若说在首阳山上，左宗棠那“左”字，大得还算有节制，到了渭源县渭源风景区，景区大拱门上，“渭河源”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其下落款亦是“左宗棠”，这里的“左”字，大得有些惊人，笔画粗壮，占地宽展。后来生此，无限思敬。我们合了影，就在左公这字旁，也想借湖南先贤一点壮气吧。



甘肃通渭左公柳。

李春平 摄

女性视角下的文学出发

简媛


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影视版剧照。

醒。

相比之下，电视剧《都挺好》则给我们呈现出女性成长中更为现实而残酷的一面。苏明玉的故事，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或许并不陌生，同时代的女性大多承受过那些，也背负那些。但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用道德考量去束缚女

性？作者塑造的苏明玉，看似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独立、坚强的女性形象，但我更愿意相信作者有心让观众去思考故事背后的深意，那些来自她父亲或兄长的扭曲人性的“猎者”伤害。

再回到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创作的小说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，莉拉和埃莱娜的挣扎与反抗，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。她

湘江观潮

时至今日，当我们再度讨论“女性视角”时，其内涵已远超伍尔夫笔下的《一个人的房间》或“娜拉的出走”等单一性别的探讨。它更多地体现为无性别意识的“猎者”与“猎物”之间的看见。

如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，从人物设定到故事线走向，都蕴含着足以引起女性共鸣的元素。但更为值得深思的是，其背后所揭示的远非票房所能衡量的深层意义。这个故事为当代女性展现了一种希望，一种摆脱“猎物”宿命的可能性。

玫瑰，这一角色，成长于一个健康、和谐的家庭环境中，没有所谓的家暴、幼时的性侵，没有劈腿事件。她可是个连冷暴力都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幸福儿，她的父母给了她全面的教育、辽阔的视野以及蓬勃的生长姿态。或者说她从小就只管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儿。你看她明明是一个优秀的策展人，后来却去读心理学硕士；她明明可以在策展行业发展得如鱼得水，可以因为自己的美貌、才华而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，可她放弃了，改进了。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勇于追求自我，不愿委身于不喜欢的人生。改变是一种冒险，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、承受更多。玫瑰背后自然有她强大的父母支撑，但绝对不可以忽略她独自冲上战场的勇气、决心，以及自我认识的清